歐陽修集/卷1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一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三十五 · 集古錄跋尾卷二

► 集古錄跋尾卷三

【後漢沛相楊君碑〈建寧元年〉】

右漢《沛相楊君碑》，在閿鄉楊震墓側，碑首尾不完，失其名字。按《後漢書》，震及中子秉，秉子賜，賜子彪，皆有傳。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，牧孫奇侍中，奇子亮陽成亭侯。又云少子奉，奉子敷，敷子眾務亭侯，又有彪，彪子修。楊氏子孫載於史傳者止此爾，不知沛相為何人也？碑云「孝順皇帝西巡，以掾史召見，拜郎中，遷常山長史，換犍為府丞。宰司累辟，應於司徒。州察茂才，遷鮦陽侯相，後拜議郎、五官中郎將、沛相。年五十六，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」。其終始尚可見，而惜其名字亡矣。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。

【後漢郭先生碑】

右漢《郭先生碑》，云「諱輔，字輔成。其先出於王季之中子，為文王卿士，食菜於虢，後世謂之郭。歷戰國、秦、漢，子孫流分，來居荊土。先生其少也，孝友而悅學；其長也，寬舒如好施。是以宗親歸懷，鄉尚阜高尚。年五十有二，遇疾而終」。其以「而」為「如」，及用「鄉尚阜」字，與《婁壽碑》同，蓋漢人如此爾。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。

【後漢費府君碑】

右漢《梁相費府君碑》，其名字若云「諱況，字仲慮」，而況疑為「濉保「慮」疑為「寬」。其官閥可見者「為蕭令九年，沛有蝗，獨不入其界，國以狀聞，朝廷嘉諸，拜梁相。春秋八十卒」。其銘頗簡，而文字粗完，云「　　顯祖，厥德懿鑠。播勳於前，丕碩基業。遺愛於民，福流後胙」。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。其卒章云「功烈休矣，來昆戮力」。而「穆」字為「　」，古文多然。

【後漢俞鄉侯季子碑】

右漢《俞鄉侯季子碑》，云「君諱熊，字孟」，下闕一字，「廣陵海西人也。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，篤生聖明。子孫享之，分源而流，枝葉扶疏，出王別胤，受爵列土，封侯載德。君，光武皇帝之玄、廣陵王之孫、俞鄉侯之季子也」。由是而後，文字缺滅。其稍稍可讀者，時得其一二，云「六籍五典，如源如泉。既練州郡，卷舒委隨，化流南城，政猶北辰。三祀有成，來臻我邦。仁恩如冬日，威猛烈夏日。吏民愛若慈父，畏如神明」。其後又云「採摭謠言，作詩三章」。據碑文無卒葬年月，而其辭若此，似是德政碑。按《後漢書》，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荊，荊子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，史略而不載其名。俞鄉侯者，不知為誰也，思王荊之第幾子也。「天皇大帝」之語，自漢以來有矣。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。

【後漢武榮碑】

右漢《武榮碑》，云「君諱榮，字含和。治《魯詩經韋君章句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史記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，為州書佐、郡曹史、主簿、督郵、五官掾、功曹。年三十六，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，執金吾丞。孝桓大憂，屯守玄武闕，加遇害氣，遭疾殞靈」。其餘文字殘缺，不見其卒葬年月，又不著氏族所出。惟其碑首題云《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》云。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。

【後漢楊震碑】

右漢《楊震碑》，首題云《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》。文字殘缺，首尾不完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「聖漢龍興，神祇降祉，乃生於公」，又云「窮神知變，與聖同符，鴻漸衡門，群英雲集」，又云「貽我三魚，以章懿德」，又云「大將軍辟舉茂材，除襄城令，遷荊州刺史、東萊、涿郡太守」，又云「司徒、太尉，立朝正色，恪勤竭忠」。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。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。

【後漢楊震碑陰題名】

右漢《楊震碑》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，其餘磨滅不完者又十餘人。余家所錄漢碑陰題名頗多，或稱故吏、門生、弟子，或稱從事、曹掾之類，其人皆著州縣、邑里、名字甚詳。獨此碑所書簡略，直云「河間賈伯歇、博陵劉顯祖」之類，凡百九十人者皆然，疑其所書皆是字爾。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，未嘗有名兩字者也。漢隸世所難得，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，獨此碑刻畫完具，而隸法尤精妙，甚可喜也。治平元年中伏日書。

【後漢碑陰題名一】

右漢碑陰題名，不知為何人碑？余家集錄古文既多，或失其所得之自。然漢碑存於今者，惟華岳與孔子廟最多，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，並記其所出錢數，不過三百至五百。今斯碑所題文字缺滅，而中間有「錢各五百」四字，則似是修廟人所記。其人可見者，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、山陽金鄉張諺季德、河南宛陵趙堂世萇、南陽南鄉鄧升升遠、濟陰成武周鳳季節，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。又時時有「故吏」字，不知為何人祠廟？第以漢隸難得錄之爾。治平元年閏五月八日書。

【後漢碑陰題名二】

右漢碑陰題名，不知為何碑之陰？蓋余家集錄既多，而或失其所得之處，又其文字磨滅，莫可考究。惟有「錢各五百」四字，似是漢時修廟人爾。漢碑今在者惟華岳與孔子廟中最多，其碑陰題名者，往往各書所出錢數，不過三百五百也。而此碑所列邑里、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，然皆是濟陰、山陽、彭城、汝南、陳留人，則疑為修孔子廟人也。今列於後，覽者可以察焉：濟陰定陶蔡顥子盛，濟陰張翔季審，陳留酸棗季真顯節，山陽金鄉張諺季德，河南宛陵趙堂世萇，南陽南鄉鄧升升遠，濟陰成武周鳳季節，山陽昌邑田胤元尊，濟陰成武史楞世明，彭城朱翔元舉。

【後漢碑陰題名三】

右漢碑陰題名二，皆不知為何碑陰？其人各記所出錢數，似是漢時修廟人題名。余家集錄華岳及孔子廟碑多如此，此亦疑是二廟中碑。前碑殘滅尤甚，第時有「門生」、「濟南」、「東郡」等字，而姓名無復完者。後碑則有議曹、功曹、騎吏，有蓮勺左鄉有秩、

池陽左鄉有秩、池陽集丞有秩，皆不知是何名號。又有夏陽候長、祋祤候長，則是縣吏之名。其隸字不甚精，又無事實可考，姑錄其名號以俟知者爾。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。

【後漢公昉碑】

右漢《公昉碑》者，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修廟記也。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，而此記文字僅存，可讀。所謂公昉者，初不載其姓名，但云「君字公昉」爾。又云「耆老相傳，以為王莽居攝二年，君為郡吏，啖瓜。旁有真人，左右莫察。君獨進美瓜，又從而敬禮之。真人者遂與期穀口山上，乃與君神藥曰：『服藥以後，當移意萬里，知鳥獸言語。』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，休謁往來，轉景即至。闔郡驚焉，白之府君，徙為御史。鼠嚙被具，君乃畫地為獄，召鼠誅之，視其腹中果有被具。府君欲從學道，頃無所進，府君怒，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。公昉呼其師告以厄，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，曰：『可去矣。』妻子戀家不忍去。於是乃以藥塗屋柱，飲牛馬六畜。須臾，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，屋宅、六畜翛然與之俱去」。其說如此，可以為怪妄矣。嗚呼！自聖人歿而異端起，戰國、秦、漢以來奇辭怪說紛然爭出，不可勝數。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，老之徒起於中國，而二患交攻，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。其卓然不惑者，僅能自守而已，欲排其說而黜之，常患乎力不足也。如公昉之事，以語愚人豎子，皆知其妄矣，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。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，以傳後世，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，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。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，中一日休務假書。

【後漢人闕銘】

右漢人闕銘二：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，其一曰雒陽令王君闕。二者皆不知為何人。按《漢書》，桓帝母孝崇皇后居永樂宮，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。又按顏師古注《地理志》曰：「魚豢云漢火行，忌水，故去『洛』水加『隹』。」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為「雒」，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。又按《漢官儀》，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，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。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書。

【後漢武班碑〈建和元年〉】

右漢班碑者，蓋其字畫殘滅，不復成文，其氏族、州里、官閥、卒葬皆不可見，其僅見者曰「君諱班」爾。其首書云「建元年太歲在丁亥」，而「建」下一字不可識。以《漢書》考之，後漢自光武至獻帝，以「建」名元者七，謂建武、建初、建光、建康、建和、

建寧、建安也。以歷推之，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，後六十一年，桓帝即位之明年，改本初二年為建和元年，又歲在丁亥。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為「和」字，乃建和元年也。碑文缺滅者十八九，惟亡者多而存者少，尤為可惜也，故錄之。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。

後得別本，摹拓粗明，始辨其一二，云「武君諱班」，乃易去前本。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。

【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〈建和元年〉】

右漢《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》，文字磨滅，其粗可見者云「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，皇帝若曰『其遣費亭侯之國』」，其餘不可識也。建和，桓帝即位之元年也。後三十七年，獻帝中平元年，騰養子操始為騎都尉，擊黃巾矣。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。

【後漢司隸楊君碑〈建和二年〉】

右漢《司隸校尉楊厥碑》，云「惟巛靈定位，川澤攸同。澤有所注，川有所通。余谷之川，其澤南隆。八方所達，益城為充。高祖受命，興於漢中。道由子午，出散入秦。建定帝位，以漢詆焉。後以子午，塗路澀難，更隨圍谷，復通堂光。凡此四道，垓鬲允艱。至於永平，其有四年，詔書開餘，鑿通石門。中遭元二，西夷虐殘，橋梁斷絕，子谷復循。於是故司隸校尉、犍為武陽楊厥，字孟文，深執忠伉，數上奏請，廢子由斯，得其度經。至建和二年，漢中太守王升，字稚紀，嘉君明知，美其仁賢，勒石頌德，以明厥勛」。其辭大略如此，其刻畫尚完可讀，大抵述厥修復斜谷路爾。但其用字簡省，復多舛繆，惟以「巛」為「坤」，以「余」為「斜」，漢人皆爾，獨「詆」字未詳。永平，明帝；建和，桓帝年號也。

【後漢張公廟碑〈和平元年〉】

右漢《張公廟碑》，在黎陽，而碑無題首，又其文字殘滅不可考究，莫知為何碑。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「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」。和平，桓帝年號，以此知為漢碑也。又曰「豐碑廟堂之前」，又曰「於穆張公」，則又知為張公廟碑矣。又曰「國無災蹋屢獲豐年，作歌九章，頌公德芳」。其辭有云：「公與守相駕蜚魚，往來倏忽遠熹娛，佑此兆民寧厥居。」其餘字畫尚完者甚多，但不成文爾。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。是日奏事垂拱，退，召赴延和，閱謝契丹禮物，遂歸休。

【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〈元嘉二年〉】

右漢《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》，云：「司徒臣雄、司空臣戒稽首言：『魯前相瑛書言，詔書崇聖道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經》，演《易·繫辭》，經緯天地，故特立廟，褒成侯四時來祠，事已即去。廟有禮器，無常人掌領，請置百石卒史一人，典主守廟。謹問。太常祠曹掾馮牟、史郭玄辭對：故事，辟雍祠先聖，太宰、太祝各一人備爵，太常丞監祠，河南尹給牛羊豕，大司農給米。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。臣雄、臣戒愚戇，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，臣稽首以聞。』制曰可。」按《漢書》，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，二年趙戒為司空，即此云「臣雄、臣戒」是也。魯相瑛者，據碑言姓乙，字仲卿。漢碑在者多磨滅，此幸完可讀，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，與群臣上尚書者小異也。又見漢祠孔子，其禮如此。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。

【後漢孔德讓碑〈永興二年〉】

右漢《孔德讓碑》，蓋其名已磨滅，但云「字德讓者，宣尼公二十世孫，都尉君之子也。仕歷郡諸曹史，年二十，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」。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。永興，孝桓帝年號也。其人早卒，無事跡可考。余《集錄》所藏獨闕孔林中漢碑，最後得此，遂無遺者。蓋以其文字簡少，無事實，故世人遺而不取，獨余家有之也。治平元年閏正月二十日書。

【後漢修孔子廟器碑〈永壽二年〉】

右漢《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》，云「永壽二年，青龍在繼玻霜月之靈，皇極之日」。永壽，桓帝年號也。按《爾雅》云：「歲在申曰涒灘，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，改元永壽，明年丙申曰「歲在涒灘是矣！云霜月之靈，皇極之日」，莫曉其義，疑是九月五日。前漢文章之盛，庶幾三代之純深，自建武以後，頓爾衰薄。崔、蔡之徒，擅名當世，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，與夫楊、馬之言，醇醨異味矣。及其末也，不勝其弊，「霜月」、「皇極」，是何等語？韓明府者，名敕，字叔節。前世見於史傳，未有名敕者，豈自余學之不博乎？《春秋左氏傳》載古人命名之說，不以為名者頗多，故以敕為名者少也。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。

【後漢樊常侍碑〈永壽四年〉】

右漢《樊常侍碑》，云「君諱安，字子佑，南陽湖陽人也。君幼學，治《韓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。歷中黃門，拜小黃門、小黃門右史，遷藏府令、中常侍。年五十有六，永壽四年四月甲辰卒」。其先為中黃門，後為小黃門，又為小黃門右史，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。余少家漢東，天聖四年舉進士，赴尚書禮部，道出湖陽，見此碑立道左，下馬讀之，徘徊碑下者久之。後三十年，始得而入《集錄》。蓋初不見錄於世，自予集錄古文，時人稍稍知為可貴，自此古碑漸見收採也。嘉祐八年十月十四日書。

【後漢孫叔敖碑〈延熹三年〉】

右漢《孫叔敖碑》，云「名饒，字叔敖」，而《史記》不著其名，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「叔敖」而已。微斯碑，後世遂不復知其名「饒」也。此碑世亦罕傳，余以《集錄》，二十年間，求之博且勤，乃得之。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，猶不知為名「饒」也。謂余集古為無益，可乎？

【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〈延熹四年〉】

右漢《泰山都尉孔君碑》，云「君諱宙，字季將，孔子十九世之孫也。年六十一，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」。其序官閥甚簡，又或殘滅不完，但見其舉孝廉為郎，遷元城令，遂為泰山都尉爾。其辭有云「躬忠恕以及人，兼禹、湯之罪己」，宙人臣而引禹、湯以為比，在今人於文為不類，蓋漢世近古簡質，猶如此也。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。

【後漢西嶽華山廟碑〈延熹四年〉】

右漢《西嶽華山廟碑》，文字尚完可讀。其述自漢以來云「高祖初興，改秦淫祀，太宗承循，各詔有司，其山川在諸侯者，以時祠之。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，巡省五岳，立宮其下。宮曰集靈宮，殿曰存仙殿，門曰望仙門。中宗之世，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。後不承前，至於亡新，浸用丘虛。建武之元，事舉其中，禮從其省，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。自是以來，百有餘年，所立碑石文字磨滅。延熹四年，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，易碑飾闕。會遷京兆尹，孫府君到，欽若嘉業，遵而成之。孫府君諱璆」。其大略如此。所謂集靈宮者，他書皆不見，惟見此碑，則余之《集錄》不為無益矣。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。

【後漢朔方太守碑陰〈延熹四年〉】

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，云「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」，「察」下滅一字。「除郎中大曲長」，「大」下又滅一字。「延熹四年九月乙酉，詔書遷衙令，五年正月到官，奉見明府」，「見」下又滅一字。「立祠刊石，表章大聖之遺靈，永示來世之未」，「未」下又滅一字。「謹出錢千」，「千」下又滅兩字者。下行因紀姓名，據此乃當時修廟出錢人爾。今其姓名往往可見，云「衙鄉三老時勤伯秋、上官鳳季方，錄事史楊禹孟布，衙主記掾楊綬子長，門下功曹裴篤伯安，倉曹掾任就子優」。又有「集曹掾、軍假司馬」之類，名字多不完。其所出錢不過三百至五百，蓋漢世物輕幣重，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。其所立祠，蓋不知為何廟也。治平元年夏至日書。

【後漢王元賞碑〈延熹四年〉】

右漢《王元賞碑》，云「君諱某，字元賞，御史君之孫、茂才君之子也。歷秦及漢，有國有家，宰相牧守，踵武相襲」。又曰「遭父喪，以孝立稱，土階環堵，兼業並受，門徒雨集，盛於洙泗」。又曰「郡察孝廉、郎中、謁者、宛陵丞、封丘令。母憂去官，服祥，辟司空府。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」。其文字磨滅，隱隱可見者如此。其名既亡，又不序其姓，惟其銘云「於惟王君」，以此知其姓王爾。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。

【後漢郎中鄭固碑〈延熹年間〉】

右漢《郎中鄭固碑》，文字磨滅，其官閥、卒葬年月皆莫可考。其僅可見者云「君諱固，字伯堅。孝友著於閨門，至行立乎鄉黨。初授業於歐陽，仕郡諸曹掾、史、主簿、督郵、五官掾、功曹」，又曰「忠以衛上，清以自修」，其餘殘缺不復成文。又云「延熹元年二月詔拜」，而不見其官，惟其碑首題云《漢故郎中鄭君之碑》，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。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，惟余以集錄之勤，所得為獨多。然類多殘缺不完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，其零落之餘，尤為可惜也。治平元年四月十二日書。

【後漢田君碑〈延熹年間〉】

右漢《田君碑》，今在沂州，其名字皆已磨滅，惟云「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，自完適齊，因以為氏」，乃知為姓田爾。又云「周、秦之際，家於東平陽。君總角修《韓詩》、《京氏易》，究洞神變，窮奧極微，為五官掾、功曹、州從事，辟太尉。延熹二年辛亥詔

書：泰山琅邪盜賊未息，州郡吏有仁惠公清、撥煩整化者試守，滿歲為真。州言名，時牧劉君宿操，表上試守費」。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，而隱隱可見，蓋無年壽、卒葬月日，而有「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」之語，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。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後漢桐柏廟碑〈延熹六年〉】

右漢《桐柏廟碑》，磨滅雖不甚，而文字斷續，粗可考次，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。其辭云「延熹六年正月乙酉，南陽太守中山盧奴□君」，「奴」下正闕一字，當是其姓。又云「尊神敬祀，立廟桐柏，春秋宗洌災異告變，水旱請求，位比諸侯，聖漢所尊。太守奉祀，二十餘年，不復身至，遣承行事，簡略不敬，明神弗歆，災害以生。五岳四瀆，與天合德。仲尼慎祭，常若神在。君准則大聖，親之桐柏，來見廟祠，崎嶇逼狹。開拓神門，立闕四望，增廣壇場」。又云「執玉以沉，為民祈福，靈祗報踢天地清和」。其大意止於如此。其後有頌，亦可讀，第不見太守姓名爾。然不著他事，惟修廟祀神爾。桐柏，淮瀆廟也。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。

【後漢祝睦碑〈延熹七年〉】

右漢《祝睦碑》，云「君諱睦，字元」，其下遂缺滅，不能成文。惟其官壽年月可見，云「賓於王庭，除北海長史、潁川郾令，辟司空府，北軍中候，拜大尚書、尚書僕射，遷常山相、山陽太守。年六十有八，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」。睦有二碑，皆在今南京虞城縣。此碑不見世次，而隱隱有云「其先高辛」爾。其後碑則頗完，故錄於次也。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。

【後漢祝睦後碑】

右漢《祝睦後碑》，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，兩碑所載官閥、壽考年月悉同。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睦世次，云「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，臣有敘君之德」，又曰「君兆自黎辛，祝融苗胄，鄭有祝聃，君其胤也」。其餘文字亦完，可讀。二銘皆以三言為文，而後銘尤完，云「穆我君，邦之陽。資五就，緣欄佟保「綱」下滅一字，「表微，准樞衡。稽列宿，覽四方。德合乾，道應皇。領二郡，曜重光。化流洽，緄幽昌。性天約，元用長。頌聲作，謠令香。功烈著，遺椒芳。存覿榮，淪弗忘」。其後二句磨滅難詳。故錄其成文，以見其雅質，亦可佳也。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。

【後漢老子銘〈延熹八年〉】

右漢《老子銘》。按《桓帝本紀》云：延熹八年正月，遣中常侍左奭苦縣祠老子。至十一月，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。而此碑云「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」。世言碑銘蔡邕作，今檢邕集無此文，皆不可知也。

【後漢堯祠祈雨碑〈延熹十年〉】

右漢《堯祠祈雨碑》，首尾殘滅，其僅可識者有云「股肱賢良，廣祈多福，虔虔夙夜」，又云「常以甲子日，詔太常陳上古之禮，舞先王之樂」，又云「延熹十年仲春二月，陽氣侵陰」，又云「享祀群神，仰瞻雲漢」，又曰「嘉澍優沾，利茂萬物」，又云「孟府君知堯精靈，與天通神，修治大殿」。以此知為祈雨於堯祠也。堯祠在漢濟陰郡。孟府君者，當是濟陰郡太守也。其餘隸字完者頗多，亦往往成句，但斷續不可次序爾。治平元年六月六日書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